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1-12

齐鲁晚报

2022年10月21日
星期五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

□ 美编：陈明丽
□ 编辑：徐静

□ 李梓

匠心对“画”

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张择端在宋徽宗朝任翰林画院待诏时所作，宋徽宗看到画作后欢喜不已，奉其为“神画”，用他著名的“瘦金体”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“清明上河图”五个字，并钤上双龙小印。此后近千年里，《清明上河图》辗转飘零，几经战火。它曾五次进入宫廷，又四次被盗出宫；它曾落入金兵手中，也曾在诸多收藏者手中流转，后来流落到了长春。上世纪50年代，《清明上河图》由东北博物馆调运故宫博物院，总算结束了“四出五进”官门的流离颠沛之旅。

回到故宫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谁是目睹它真迹最多次的人？谁又曾与它朝夕相伴？别说，还真有这么一位人物，她就是古画描摹大师冯忠莲。

纸寿千年，绢保八百，即使不算战火辗转，书画卷轴也只能保存八百年。以临摹的方式来保存原件自东晋已得到重视，兴盛于唐宋。历代都有宫廷画师对古画进行临摹复制，至宋徽宗时期，更组织皇家画师大量临摹前朝名迹，“训督甚严”。

1960年，故宫在原文物修整组的基础上成立文物修复厂，准备复制一批高水平的摹本代替原作进行展览，而在荣宝斋从事古画临摹复制工作的冯忠莲接受了复制国宝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任务。作为民国年间与张大千、溥心畲、齐白石并称“民国四大画家”的陈少梅之妻，曾是辅仁大学高材生的冯忠莲主攻山水、人物、佛像、仕女，是中国美术家协会最早的会员之一。此前冯忠莲已成功临摹了《宋赵佶摹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》，后来又复制过宋代《洛神赋图卷》《宋人画页》、明仇英《白马如风疾图》等作品。

每天，保卫人员把真迹《清明上河图》运到冯忠莲在故宫的画室里，其他人员都不能靠近。冯忠莲为人做事十分严谨，很少对儿女提及自己的工作，直到1960年3月9日给长子写的信中，她才第一次向儿子陈长年透露了自己承担的任务和压力：“我临摹的是宋代张择端画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过于工细，明年七一作为献礼。长一丈六尺五，这是世界闻名的作品，而且大家都期望我能复制出来。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，时间过紧。因此每一分钟都不停地在工作……”在3月31日的信中，冯忠莲说：“我实在没有时间，今天中午才匀出一段时间给你发信……临摹非常费眼睛，晚上一开会有些身体吃不消，不过我还能坚持，年老老了，是较以前差了。”古画临摹实际上是一次再创作的过程，不仅要潜心研究每一起笔、落笔，掌握其运笔、用色风格，更要体现出原作的韵味。

由于各种原因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临摹工作中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直到1976年，冯忠莲重新接受了这项十余年前未完成的使命，尽管那时的她患有眼疾和高血压等病症，臂力也不如从前，但冯忠莲还是凭着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，使摹件前后一致，丝毫看不出间断已久、重新衔接的痕迹。到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一幅和原作极为相似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长卷终于在她的笔下灿然问世，摹本几乎达到乱真的效果，被故宫博物院列为一级文物。国家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、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九庵在参观堂题语中说：“北宋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卷为显赫巨迹，名播中外，原图在明李东阳时据记长二丈，后佚五尺。亦即现存图尾至赵太丞家而止也。明代伪作临拟本渐多，而以辽宁博物馆所藏仇英临本最佳，但亦不过拟其题目，与张氏构图亦异。余所临本又多从仇氏出，每况愈下矣。现代摹本首推冯忠莲，她是故宫博物院藏张择端真迹对照摹制，毫发不异，可谓不下真迹一等。”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上的一百多个印章都由故宫博物院的刘玉复制钤印，同时刘玉先生也是直接参与过《清明上河图》临摹复制工作，如今仍在世的唯一一



匠心「复活」清明上河图

位修复专家。自1956年来到故宫开启摹印生涯，刘玉复制了数百幅古书画藏品的印章，其中也包括《清明上河图》。翻开他的工作记录本，里面贴满了各种印章的照片，记载了刘玉多年来在篆刻之路上留下的一步“脚印”。为了复刻出一个和原作相仿的印章，刘玉曾做出多达5000方的仿品。

“画”险为夷

辗转走过九百多年光景，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如何至今依然保持鲜活的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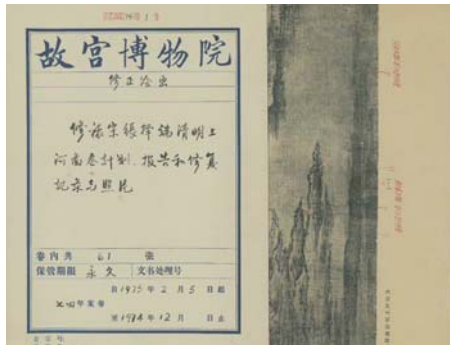
故宫博物院档案室保留着这幅古画的修缮记录。当初回到故宫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可谓伤痕累累，画面竖着很多道折痕，上方的亭台楼阁已有多处白色斑驳，有的地方已看不清原来的画意，同时绢风化非常严重，有的绢丝已经发黑。当时故宫对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修复十分慎重，特别召集了书画鉴定、装裱方面的权威专家徐邦达、刘九庵等人一起商量，决定了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。过耳顺之年、正值技艺巅峰的杨文彬，被指定为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主修人。

杨文彬，时称裱画界的“梅兰芳”，1954年从上海来到故宫博物院。作为徒弟，如今已是装裱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的徐建华回忆，杨师傅干的活，就没有不行的，他干活极

“《清明上河图》存世近千年，其中的纷繁热闹或被幽藏官苑里，或消声战祸中，从未能像今天这样朝着大众，迎面而来……”近日，讲述故宫文物保护工作者为守护经典、重现名画不懈努力的纪录片《我们的清明上河图》热播，30余位曾与《清明上河图》相关的亲历者和其身旁的见证者从这幅千年古画背后走进大众视野，也让我们一睹这幅传世名画的前世今生。



冯忠莲在临摹古画。



《清明上河图》修裱档案。



《清明上河图》每一处修复都标记有修改方案。

为洒脱、利索，从不戴围裙，身上也不会染上颜料。《清明上河图》1973年开始修复，整整持续了一年九个月，当时身体欠佳的杨文彬甚至需要每天休息半天，才能撑住半天的时间进行修裱工作。

修复古画一般要经历清洗、揭裱、补缀、上色等步骤。档案上记载，修复前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已出现明显破损。徐建华说，师傅经过几天的考虑，最后把《清明上河图》舒展着平铺到案子上。

修复的第一步是清洗去污。杨文彬用排笔蘸上温水，清洗图上的灰尘脏污。折叠处不均匀的黑色斑迹用清水去除不掉，他用马蹄刀细致地剔除。这一步的关键是保证“去污而不伤纸”，这种刚刚好的力道十分微妙。

待画面自然风干后，下一步是加固画面，要将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绢面画芯从原来装裱的背纸上揭下，褶纸后是命纸，顾名思义，命纸攸关书画性命。命纸紧挨画芯且特别薄，“纤维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拉力了，把画芯从背纸上揭下来时，如果坏了一根丝，画上的小人物脑袋就没了”。有时得靠手指轻搓慢捻，捻成极细的小条取下，有的画要揭一两个月。揭下画芯后，杨文彬便开始在画的背面补洞。补洞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材料。要保证补洞材料和要补画芯同一材质、同一个颜色、同一

个厚度。在补洞时把画面补得跟原画一样，有逼真感。幸好故宫里还保留了一些非文物的老卷，可以裁剪后补在洞上。

补洞之后是给画面全色接笔。后补上去的绢面一般比原卷的颜色浅一些，需要用颜色调成一致，这也是个功夫活。“如果辨别力不强，可能十天半个月都配不好”。当时杨文彬带着两个徒弟反复做实验，从小到大，从上到下、由浅入深，就连徒弟徐建华在画作正面都找不出来哪是师傅补过的。

2015年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在故宫博物院“石渠宝笈”特展上全卷展览时异常轰动，当时在“此处距您进殿参观还需六个小时以上”的牌子下人流如织的盛况让人印象深刻。可见观众们在观赏之时，谁能知晓这幅名画经过了分段揭裱的大手术，画芯上有二百多处精细的补缀？又有谁知道古画装裱这些幕后无名的文物医生呢？

变“画”万千

“上河去……”赶驴童子一声响亮的吆喝冲破城郊的寂静，引领观众走进北宋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画卷之中：鸟鸣声、犬吠声、牛叫声从广袤原野的深处隐隐传来，沿河而上，湍湍急流声、船夫摇橹声、纤夫号子声……组成一支围绕汴河而展开的多乐章交响曲。最热闹的还是虹桥，一百多号人在桥的附近活动，呼喊声、吆喝声此起彼伏，扣人心弦的紧张事件一件接着一件……这一场景并非今人“梦回汴梁”，而是“走进清明上河图”沉浸式数字音画展示项目所展现的精彩片段。不但可听还可感，谁能想到我们会与名画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得以交流呢。

在故宫的数字与信息部摄影室，保存着摄影师拍摄馆藏文物留下的玻璃底片，这也是在故宫中可以找到的最早的影像资料，工作人员在整理资料时曾发现清朝时期拍摄的底片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洗礼，底片已经相对模糊，拍摄具体时间不可考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故宫进行了3次以胶片为主的数据采集工作。摄影师胡锤第一次拍摄《清明上河图》是1980年，作为故宫的文物“眼珠子”，拿出这幅名画很不容易，怎么拍下这幅5.28米的名画的全画幅，当时还在使用胶片相机的摄影师们只能采用分段拍摄，再后期剪辑的形式。从何处接片，如何避免焦距失真，都是摄影师需要“斤斤计较”的事情。而且那时一张胶片的成本是50元，为了节省成本，摄影师们甚至想出了一张胶片两次曝光的办法，而且自己手工制作了辅助的拍摄案板。

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摄影师宗同昌曾回忆，《清明上河图》是绢本的，绢是用生丝织成的，它薄而坚韧，是非常不错的写字和作画材料，但经过近千年，绢丝都已经很脆了，打开一次就会损失一次。当然不能用手试，那时候也没有低温灯具，拍画的时候，为避免灯光对它的照射时间过长，必须要想方设法，让它在灯光下停留的时间短一点。“所以，我们都是先把相机架好，调好焦，再开灯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它拍下来。”

为了更好地展示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故宫开始尝试用各种影像手段来保存数字档案。故宫接触全套数字影像设备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，2002年故宫实现了全面的数字化存储，而第一次以无缝拼接的形式呈现则需要借助扫描。

从模糊到清晰，从局部到完整，如今，《清明上河图》正以多姿多彩的形式与观众相约，立体图书《清明上河图》、高科技沉浸式艺术展演《清明上河图3.0》……《清明上河图》中船上的人，以前只能看到，现在甚至能看到他是在喊叫还是在做什么，这对于古画研究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有关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实与虚拟一直在上演，临摹、修复、记录、研究，在红墙绿瓦的故宫之中，匠人们触摸着千年前北宋的每一处角落，与历史深情对望。